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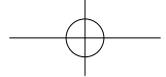
柳琴艺术发展新的里程碑

——柳琴协奏曲《江月琴声》评介

李宏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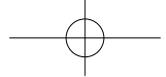
江月似画 琴声如诗

柳琴慢起渐快的咚、咚声，恰似由远而近的鼓声，敲开听众的心扉，把人们牵引到那遥远的年代。随之而来的是一声声飘荡的钟声，和深沉的箫韵。箫鼓交织和鸣声中，展现出一幅夕阳斜照的浔阳江头画面，仿佛见到江边耸立着一座高山，山上翠林掩映中有一座古庙，正是庙中传出悠扬的钟鼓箫声。柳琴演奏者用中指快起渐慢地敲击面板，传出一串孤寂的木鱼叹息声。柳琴由慢渐快的八度双音演奏，再加密集轮奏，犹如夕阳把余晖洒向江面，片片金黄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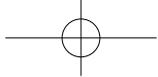
的鳞光在江面上闪烁发光。柳琴连续几次由快渐慢音阶的铺垫，描绘出夕阳西下，夜幕降临。柳琴突然在高音区演奏出明亮溢彩的音色，令人蓦然回首，一轮明月拨开云雾喷薄而出。接着柳琴从高音区向低音区演奏出一连串十六分音符，犹如江水由高向低奔流不息。茫茫流水江浸月之际，但见一叶轻舟划浪而来，浪遏飞舟，浪花如雪片一般喷撒在船板上，又如串串珍珠镶挂于船舷两侧。

霎时间，柳琴弦中飘散出一串串晶莹剔透的乐音，就像一束束皎洁月光映照在江面轻舟上，令人眼前一亮。《江月琴声》优美的主题旋律，温柔地撩动着听众的心弦，人们眼前浮现出“鬓云欲度香腮雪，暗香盈袖，人比黄花瘦”那琵琶女楚楚动人的娇美形象。柳琴一连串的分音，再加上吟弦和长轮的点缀，透露出诗人和琵琶女“江中遇知音，明月照丹心”的亲切情感及同病相怜、相见如故的兴奋心情。柳琴以美妙的主题旋律，生动地诠释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千古绝句。乐队弦乐的一段紧拉慢唱演奏，把此兴奋的情感拉得更宽更广，让主题旋律有了一个明显的松紧对比，充分表现出音乐题材中主人翁起伏跌宕的情感变化。柳琴运用一段双声部的演奏，把音乐情绪逐渐推高，细致描绘出琵琶女“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的形态。紧接着乐队一段强有力的间奏，营造出凝重的气氛，为琵琶女的精彩演奏揭开了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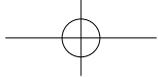
柳琴在很少用的低音区弹奏出如泣如诉的旋律，琴音如闷雷震撼人心，似悲号感人肺腑，深深地刻画出琵琶女“弦弦掩抑声声思，诉尽心中无限情”的精彩演奏。紧接着是乐队与柳琴的紧密对答，乐队乐韵如江水般湍急奔流，柳琴主题则犹如水中月般，在江中飘逸沉浮，乐曲立体地表现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的琵琶演奏情景。也表现出琵琶女对自己悲惨身世的哀诉，引起诗人内心深处的强烈共鸣。柳琴演奏出几个泛音之后，运用首创的“和弦加滑音”高难度演奏技巧，把旋律推到柳琴最高音，把悲愤情绪推向高峰。在旋律抵达巅峰后，柳琴突然跌落在相差两个八度的低音区哽咽，这低音区的“哀诉”，有如沉睡火山中炽热的岩浆，汹涌澎湃，正在待机爆发。柳琴“哀诉”的旋律在低音区徘徊，而“坝”那一声声同情的悲叹，恰似诗人内心深处对“哀诉”的共鸣回响。缠绵悱恻的乐曲所拓展的艺术意境，令人思绪万千。忆峥嵘岁月：春夏秋冬，花开花落添惆怅；看坎坷人生：悲欢离合，潮起潮落叹沧桑。柳琴戛然而止的休止，如琵琶女情到浓处，泣不成声，此时无声胜有声……

乐队紧张的十六分音符急奏，一连串切分音的出现，再加上板鼓急促的敲击声，立即把听众带进古代乱世中，军队混战的战场上。柳琴的演奏进入华彩乐段，恰到好处的推、拉手法，移植于琵琶的绞弦，再加上柳琴独到的快速换把、急速演奏，把一幕幕刀光剑影、



浴血沙场的战争场面展现。最特别的是，在柳琴华彩乐段中，加入了类似京剧锣鼓对答型的伴奏，这开拓了一种高难度的协奏方式，在其他乐曲中从未见过，只在京胡独奏曲《夜深沉》中有类似的伴奏形式。但《夜深沉》中的京胡与敲击乐是齐奏的，而《江月琴声》中的柳琴与敲击乐的协奏是对答型的，两者要做到天衣无缝，难度更高。在一阵坚强有力的京剧锣鼓〔乱锤〕型节奏的带领下，全乐队的强奏把战场气氛白热化。柳琴在高音区的连续十六分音符快速弹奏，表现出炉火纯青的演奏技巧。紧接着柳琴演奏出一串急促半音上行音阶，再连接气势磅礴的演奏，把乐曲推到最高潮，生动地展现了“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的艺术效果。此乐段运用了京剧锣鼓的节奏，现代手法的半音阶，再加上柳琴四音和弦和码下音相结合的独特演奏技巧，成功地把乐曲推向高潮。此乐段立体化地再现了古代残酷的战争场面，与琵琶名曲《十面埋伏》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乐队富有感情的间奏后，柳琴再现了优美悦耳的主题旋律，那乐韵之中增添了几分惆怅和不舍。惆怅的是人生难得几回聚，诉不尽那悲喜交集。不舍的是曲终人散，知音何日再相逢。看那江水向东流，犹如江州司马之心潮澎湃。望那明月绕云彩，好似琵琶女琵琶半遮面。叹一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只祈望：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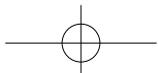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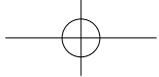
乐曲尾声，柳琴演奏出一串轻轻的泛音，袅袅飘向远方，素描出江中轻舟载着一丝丝难舍逐渐远去，音似尽，情未了……

立意传神 主题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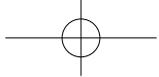
前面的文字是笔者对柳琴协奏曲《江月琴声》的解读和赏析，这一解读应是较为精确及深入的，因这是笔者与作曲家王惠然促膝细谈的结果。笔者对柳琴协奏曲《江月琴声》有一听钟情之感，第一次聆听此曲，就让乐曲所焕发出的浓浓的中华民族古典神韵所吸引，《江月琴声》的主题旋律在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柳琴协奏曲《江月琴声》的成功绝非偶然，乐曲以浩瀚的中国文学及悠久的历史作为中国乐题材的源泉，这正是《江月琴声》的优胜之处。《江月琴声》以闪烁着民族光辉的乐句，勾画出一幅幅引人瞩目的画面。又用洋溢着中华文化的旋律，演绎出一阙阙动人心弦的诗情。乐曲充满浓烈的诗情画意，正是柳琴协奏曲《江月琴声》最突出的艺术特色及艺术魅力。《江月琴声》在继承中国古典传统的同时，又发展创新了柳琴演奏的现代风格，其入选改革开放三十年民族管弦乐协奏曲经典作品，是实至名归。

柳琴协奏曲《江月琴声》是1989年台北举办国际中国乐器协奏曲大赛时委约的作品。当时作曲家王惠然就毅然选择古典题材，





最后决定以脍炙人口的白居易名诗《琵琶行》作为蓝本。王惠然在细读名诗《琵琶行》后，一气呵成地创作了柳琴协奏曲《江月琴声》。笔者在聆听几遍该曲后，觉得乐曲的立意是要集中表现江州司马白居易，与琵琶女在浔阳江头“江月”相逢得知音，琵琶“哀诉”坎坷人生遭遇，心声共鸣对封建“乱世”愤慨不满的音乐意境。“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正是乐曲所要演绎的中心内容和主题。从作曲家王惠然对主题旋律的布局，很明显可看出是安排第一乐段的白居易与琵琶女的相逢，第四乐段白居易与琵琶女的曲终人散，这正证明了白居易与琵琶女两者才是音乐作品的主人翁。表现古典题材的音乐绝非一件容易的事，若以音乐语句与名诗《琵琶行》对号入座，用音乐去对应每一句诗，必将落入俗套，难以成为好作品。而作曲家王惠然聪明的是把名诗《琵琶行》浓缩成四个乐段：一、“江月”，二、“哀诉”，三、“乱世”，四、“远去”。第一乐段“江月”和第四乐段“远去”，贯穿白居易与琵琶女的聚散，而第二乐段“哀诉”、第三乐段“乱世”则表现琵琶女的演奏，但其实这也是琵琶女与白居易的精神交流。所以，欣赏柳琴协奏曲《江月琴声》应以神会白居易与琵琶女的“江月倾情”为主要线索，才能准确理解乐曲的内容和意境。若以琵琶女演奏琵琶为中心去理解乐曲，必将误入歧途，偏离作曲家之立意。作曲家王惠然在柳琴协奏曲《江月琴声》中，表现原诗《琵琶行》是模糊概念的神似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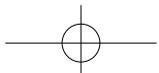
而非准确概念的形似手法，这是欣赏柳琴协奏曲《江月琴声》应重视的问题。

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经典名曲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有一个让听众留下深刻印象、令人百听不厌的主题旋律。一个好的主题旋律犹如乐曲的灵魂，有了它乐曲才能历久不衰，流传于世。《江月琴声》的主题旋律优美动听，又洋溢着浓郁的中国音乐古典神韵。这主题旋律是作曲家王惠然精心设计创作的，融合了古典作品《夕阳箫鼓》及《塞上曲》之古典风采，采用了中国古典作品中典型的商调式，以“2”、“6”作为主题旋律的基本音，再加上点、线结合的节奏型变化，《江月琴声》主题旋律既有浓郁的中国古典神韵，又兼容现代气息，因而能够古而不旧，老而弥新，这正是《江月琴声》能够成为好作品的重要原因。

继承传统 扎根民族

柳琴协奏曲《江月琴声》的成功，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让乐曲扎根于中国民族音乐。一部民族音乐作品要具有中国音乐神韵，才能感动听众，而这中国神韵从何而来呢？将其来源分为三大重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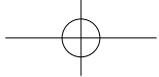
一、作品要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现代创作的民族音乐作品，经常会借鉴西洋作曲手法，追求时尚的交响性。中国传统音乐大多





只是旋律性的齐奏形式，而加入音乐的交响性，可以增添音乐的层次感，丰富乐曲的伸缩张力，加强艺术的感染力。但这种交响性应该是中国式的交响，而不是硬搬西洋交响形式，因中西乐器的性能有很大的区别，不能一概而论。例如柳琴协奏曲《江月琴声》中的音乐主题，采用了中国古典作品中典型的商调式，以“2”、“6”作为主题旋律的基本音，再加上点、线结合的节奏型变化，令《江月琴声》主题旋律中国色彩鲜明突出。在第三乐段“乱世”中应用的西洋式上行音阶，都是点到即止，完全符合音乐作品的需要，不哗众取宠，故弄玄虚，这正是“洋为中用”的好样板。

二、作品要具有民族风格。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艺术汇集成色彩缤纷的民族风格及独特的民族艺术魅力。想令音乐作品具有这种民族风格，就要汲取民族音乐的精华，再加工创作，才能让音乐作品闪烁着民族的光辉。例如柳琴协奏曲《江月琴声》的协奏配器就非常具有民族特色。乐曲协奏中共采用了十八件敲击乐，在柳琴的华彩乐段，加入了类似京剧锣鼓对答型的协奏，及京剧锣经〔乱锤〕型节奏、排鼓、板鼓的应用，都大大加强了乐曲的中国民族风格。在第二乐段“哀诉”协奏中，作曲家加入中国古老乐器“埙”，其深沉古朴的音色，令哀诉之情倍加浓郁，收到了画龙点睛的艺术效果。而《江月琴声》的协奏吹管乐唢呐配器中，作曲家全采用中国式的线性演奏方式，而不是西洋小号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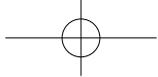


节奏型演奏,这亦是《江月琴声》具中国韵味而悦耳动听的一个秘诀。

三、作品要具有中国神韵。中国传统音乐是属于线条性的音乐,其以旋律委婉流畅、优美动听取胜。所以,一部优秀的民族音乐作品,必须具有一个优美悦耳,动人心弦,能让听众百听不厌的主题音乐旋律。例如古曲《月儿高》,那缥缈凌空的旋律,展现了“琼楼玉宇、银河横渡”的月夜美景。民乐合奏曲《春江花月夜》那起伏跌宕的主题旋律,传神地描绘出诗情画意。还有来源于上海越剧音乐,百听不厌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主题旋律,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那饱经沧桑、感人肺腑的主题旋律。而《江月琴声》优美悦耳的主题旋律,则温柔地撩动着听众的心弦,让人们眼前浮现出琵琶女那楚楚动人的娇美形象。主题旋律又演绎出白居易与琵琶女邂逅的亲切情感,及同病相怜、相见如故的兴奋心情,让听众一听钟情,回味无穷,这正是《江月琴声》主题旋律的迷人之处。

柳琴协奏曲《江月琴声》在柳琴演奏技巧方面也有突破性的创新。如在第一乐段“江月”中,柳琴演奏者用中指快起渐慢地敲击面板,模仿演奏出木鱼声。在第二乐段“哀诉”中,柳琴运用首创的“和弦加滑音”高难度演奏技巧,把旋律推到柳琴最高音,把悲愤情绪推向高峰。在第三乐段“乱世”中,移植于琵琶绞弦的推、拉手法,及类似京剧锣鼓对答型的伴奏,还有柳琴四音和弦和“码下音”(“码下音”是柳琴演奏家王红艺发明创造的柳琴特殊演奏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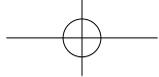




巧)相结合的独特演奏技巧,成功地把乐曲推向高潮。柳琴协奏曲《江月琴声》,大量运用创新的柳琴技巧,大大地提升了乐曲的艺术表现力,为柳琴的演奏艺术开拓了新天地。

柳琴艺术 新里程碑

《江月琴声》入选改革开放三十年民族管弦乐协奏曲经典作品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其标志着柳琴表演艺术已臻成熟。《江月琴声》为柳琴演奏艺术开拓出新天地,不愧是柳琴演奏艺术发展的一个新里程碑。20世纪,中国民族乐器在低音领域有了突破性和开拓性的发展,从20年代的吕文成改良创造了广东高胡,填补了中国民族拉弦乐器低音声部的空白。到50年代的王惠然改革发明现代四弦柳琴,填补了中国民族弹拨乐器低音声部的空白。现代四弦柳琴面世至今五十五周年,在中国民族乐器大家族中,算是最年轻的成员。可喜可贺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柳琴独奏曲《春到沂河》的诞生,到柳琴协奏曲《江月琴声》的面世,只经历数十年时间。柳琴表演艺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中国民族乐坛引人注目,堪称是中国器乐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柳琴具有清脆明亮的音色,强大穿透力的乐器特点,再加上王惠然糅合琵琶、古筝、三弦等乐器的演奏技巧,大大地增强了柳琴的艺术表现力,使其在现代中国民族乐团



中，于中国弹拨乐器高音声部起着领军的作用，其为中国民族弹拨乐的立体化、交响化做出了开拓性的重要贡献。相信《江月琴声》入选改革开放三十年民族管弦乐协奏曲经典作品，会进一步促进柳琴表演艺术的迅速发展。

